四溟堂集

射

四溟堂大師集卷之七

爲因普濟生靈承 命渡海時所記雜體詩

丹陽傳舍夜懷

丹陽郭外有高樓獨倚中天近斗牛烏入青冥空宇靜蟬鳴綠樹碧雲秋浮生一夢身長役世事何年恨即休耿耿夜深星月轉寂寥無語倚清流

喻竹嶺

庚雨初晴嶺嶠秋恭承 朝命下南州今身自憶誰云妄離幻翻成博望侯

乘舟流下鵲院

年來事〻皆多違此日此行寧豈料孤舟烟雨下中流風濤接天近滄海雲黑山低千萬重漢水三峯何處在

金海傳舍夜懷

袞沒盆城府乾坤此地今潮通百越海天接古陵雲西月千秋白荷香半夜聞滄波萬里意如縷亡紛〻

盆城懷古

秋草金王國殘丘許后陵千年白雲在落日倚樓僧

在竹島有一儒老識山僧不得傳息以詩謝之

西州受命往家留庭戶堆零落不容無賴生成逃

聖世有懷愚拙臥雲松山河去住七斤衲宇宙安危
三尺筇是我空門本分事有何魔障走西東
在戠繼有一儒問一路所記以是無頭語謝之
七月一日離京師庚雨益傾夜不止逢山禪侶亦有
情追質話袍萬一音征衣更把問回期策馬無語長
驅耳奕々大哭發中腸滿身流汗成瘡痛常識業公
夕啟承不不知非指喻非指守心恒懼 聖恩深寵
忩々歲行李登程再覲到天涯首秋已過中秋至回
看直北五雲遥杳々長安何處是三韓路斷海茫々
大鵬擊水三千里

釜山洋中留別大然長老 一

秋海狂濤夜雨寒長因別離生執惱祝融峯前野鶴還松雲獨在舟中老

關山月落鬢如雪世事艱危詰暮年海外三山如可到此生行止問羣仙

釜山大洋 二

一葦橫驅萬里波彈丸孤島接天賖河源應是天西北何事東浮博望槎

通事裵髮遂年年又從南濵八月搓曲臂折腰非我意柰何低首入他户家

到馬島海岸浦舟中作

咄咄書空坐不語暗風吹雨洒孤舟上年生死關山月萬里艱危鬼國秋炎海狂濤無日息病身萍梗幾時休翻思白玉千峯裡猿鶴爲君得自由

在馬島客館左車第二牙無故酸痛伏枕呻吟

病爲賓館痛生牙坐羨平生白不喜剃髮作僧長在路留鬚教世且無家烟霞事業生難熟存省工夫策未加進退兩途俱錯了白頭何事又乘槎

九月九日以登高意示仙巢二

去年九月九閉門高卧嵩山陽今年九月九布帆萬

里鯨波長遥思月照啼猿樹桂子雲外飄天香黃花綠橘絲無賴感物思歸空斷腸孤島崇朝兩窮秋滯遠愁轉蓬流宇宙悄悵此生浮

仙巢持禪家頌詠軸示余懲讀不獲已書之

金僊氏舉色爲衆而後大龜氏倒刹竿而點眼一燈分千燈千家互照無法法亦法五泒分流潤黙之得不借文墨流應之功語言難施叟中秋霽月萬古清風

在東濱館西風吹海黃葉下庭天末白雲自去而飛霜露之感有不能禁吟一篇又一絶

甚事無端齒亦酸獨尋溪畔採幽蘭天風捲雨秋空
澗汀月流輝夜水寒西望五雲遙魏闕北瞻長路隔
波瀾悠悠坐到烟霜曙愁眼看他草色乾
風動蕪蘼驚宿鶴月高汀樹散栖鴉不眠夜静天河
轉獨步中庭把菊花

贈馬島僧萬室

正中偏與偏中正正去偏來理事全更向正中來上
看依前還入正中偏

次仙巢韻二

黃蘗老人轟霹靂白拈臨濟捲風雲固知佛法無多

子八兩元來是半斤
城市曾聞大隱在老師方丈正依然點茶示我宗門
向知是西來格外禪

在馬島館庭菊大發感懷三

蕭蕭落葉下汀洲天末歸雲海北秋節過重陽不歸
去黃花空遣遠人愁
旅遊心緒亂如麻落日空聽北去鴉誰道山僧無顧
念夢魂頻度漢江波
錦屏回夢夜蒼蒼雲盡天晴碧海長門掩候蟲殘月
曙寄衣無處有詩霜

家康長子有意禪學求號語一再勤仍示之

太空間無盡藏寂知無復又無聲只今聽說何煩
問雲在青天水在瓶

遊馬島青鶴洞

有涯生是逐無涯世事難乎百不諧昨日少年今白
首清溪流去映[illegible]形影

在馬島夢渡漢江覺而作

秋院寥寥夜正長月明寒葉下橫塘歸心不怕鯨波
險萬壑千巖忽忽到洛陽

雙鬢公十盡星清晨曾于鏡裏客心驚歲月明日送秋風

仙巢以達磨忌日示語

老去思歸始拂衣獨行葱嶺路芒芒從傳家清白無恒産隻履流沙悵羅碑

赤關海夜泊

碧琉璃界浮瓊樓汗漫無涯浩不收萬里壯游心眼大百年超忽蟪蛄春月明半夜鯨鵬戲雲盡三清宿耀浮丘秘　朝廷音信斷只鷗獨向赤關洲

跙踣吾生也吁嗟已矣吾行年六十二太半在長途髮白非心白　形枯道不枯　身天共遼壯志月同孤宇宙秋毫大千戈萬事迷長風兼膽氣無語倚菖蒲

登嵩四壁二

南天獨上倚欄迥出日出大峯路北風回雲靄

秋更無妖霧滿清光

逍遙憶花擲虛天海邊相逢鳥至來西日漸低空宇

多笑看鯨浪五山頭

舟中夜坐四

請使人去吞一秋惟睡留天讓還書倚御態之多吸

意夜源鳴笛行秘舟

獨倚欄海月明一聲空鶴九天情白於纖點秀三清

近處是誰雲在玉京

路經風荷下問漁夫求和迷渺若空濤倚舊覓無夢
寄可將形影月簾中
霜後霜雪空月明寬海遠人情漢陽與去今千餘
里一夜鴻心有雲生
讀詩聞得見古人皇甫遺像
寫皇甫湜門前路數溪雲當窗巖只有中天一片
月年年依舊照空堂
但聞其以惡殺豐臣秀吉好殺人間見晁之家
康好不殺人今曾應之且秀賴存亡亦可知矣聞
而以一言斷之

殺人之父殺人兄人亦還殺其兄何乃不思反之

自殺人之父殺人兄

有一僧將以大唐時日本有大人有道而能文

章好植梅其遺風至今存焉本國稱此人為菅

野神立祠于落泉之上祀之如聖顏以此人謂

贈以一絕贈之

彼何人也汝何人彼是先人汝後人汝若存心不遠

復彼賢人亦汝賢人

在日本法寺除夜

四海紛紛莫行蹤與生心違一生 今夜盡萬里幾時歸

衣濕灤河兩岸開古寺[illegible]看坐不寐聽雪又入[illegible]之

有一老僧作詩[illegible]這麼道豈償讚嘆之

萬里西來唯有[illegible]江九年向壁諸佛自家

自買自賣稱衲身頭當面忌諱雖然不露頂眼光照

破三千界

有一倭僧求語二

棒喝交馳格外音纔隨語會昧神機瞥然回首知端

的獨把龍象是非

無位真人後形段尋常出入面門中倘能一念回

了晤斷電光流水聲

夜懷二

簾幕寥寥閉竹房玉爐燒盡水沉香夜深無月西廊
靜夢斷滄波歸路長

蓬萊仙洞衆香城千朶芙蓉玉萬重長在夢中何日
到春來依舊對羣凶

羈滯海中寓懷

恭承 聖命渡滄溟復險忘身許一生三寸恥爲蘇
季子六奇空羨漢陳平思歸念切歌長鋏作客時多
損性靈鬢白形非爲日只緣無策繫長纓

在一本法寺聞鍾寓懷二

謾笑今年春已過玉峯明月負佳朋東驅西走頭渾
白深愧靑天萬里鵬
旅館寥寥閒夕門厭聞鐘鼓報晨昏禪花零落一千門
去海國春風空斷魂
五山三僊僧來見因問禪宗綱領以無頭話問
人人脚下活獅子誰怕南山鼈鼻蛇一口倘能吞滄
盡珊瑚帶月出滄波
張拳活把惡鉗鎚打破野狐精靈窟囫地驚天動地
來肉團即是黃金骨
此等後來不思議囘知無見又無聲吾今省得異處

次韻聲蓬君換歌韻

贈松源宗長老僧

這一物甚麼樣本無聲臭那容思為君聊通一線路得箇入處莫遲疑毫釐有差謬千里一念回機即在茲看來看去没巴鼻有用中書擂盡伊君不見三街村裡兄〻禮鬧市廛頭父〻知又不見飢來思飯渴思飲坐臥動靜常相隨鯨戀飲乾滄海水月明露出珊瑚枝宗門古調作麼唱石子中宵捻玉吹

贈承究

雨餘庭院淨沙塵楊柳東風别地春中有南宗穿耳

客世間皆醉獨醒人

題上野守竹林院壁上

旅遊滄海未歸人徒倚高亭望近宸青草滿塘佳節過桃花零落殿殘春

竹院茶烟翠晴花三月時江湖浮暖氣楊柳弄青絲遠嶽波中畫斜風袖裏吹同遊心不盡重結上方期

次承究韻

碧雲湯惠佳琳宮係出同宗血脉通迷翻蓑省知無我道至悳言不計功芳草漸長添歲月碧桃開盡老東風蒼生普濟無窮意只在南禪轉手中

倭僧悟初持達磨幀來見仍以徵讚書之
十萬里來青眼少九年虛度少林春不逢赤後神光
拜也是流沙浪走人
泛重溟三載達于洛陽知音者蓋寡徒施峩洋對朕
者誰而曰不識一葦渡江九年含默辨皮髓之淺深
印神光之真得授屈眴之田衣定萬歲之白黑知過
而必改臨難而勇退又誰來而誰去乃自買而自賣
當面而諱却碧眼爲花望涯而議擬隔身滄海
夜雨朝來作斷頭語寫懷
夜雨䜌城春水生朝來頓覺陽候暖陌頭楊柳欲鶯

黃却憶漢山花開滿路中相識別經年夢裏空驚音
信斷良辰頻向客中過白髮孤懷多患懣熒音終日
苦思歸宿鳥栖林人亦稀計程想到揚州路應見黃
梅雨濕衣

次示先韻

故國別經歲遠遊天一隅無心窮勝覽有客勸提壺
說月期王老登山擬子湖沙彌開茗碗胡伯展圖譜
法妙東州一詩工北野俱庭臺滿芝蕙歲晚作懽娛
不借三光映常看五色珠知君看真趣神袍返請詩

有一倭僧持西竺中原諸祖派軸來示求讚書

之二

一靈旣鳴拈花飮光微笑齮齕東來重彈古調一燈分千千家互照噫阿耨池中一派來四海魚龍以爲命

次元信韻

江草江花處處奇旅遊春恨但吟詩孤舟別意明朝在回首東風是去時

讃畫像神人

電擊雷驚不可測驅邪斬魅長威獰揉當消劒當逐立能使生靈定眼睛

回舟浪古城過平秀吉結陣處

玄黃宇宙極洪荒萬古興亡已文章三皇五帝虞夏商周漢唐
宋浮雲流水太忽忙聖狂焉得分邪路賊子難齊覆
大方誰料奚奴動天下世間翻覆絕思量
浪古城邊逢立春碧波千里客愁新片帆又向京闕
遠回首三韓杳此哀
正月十二日雨雪松源宗長老釋折繁花一枝
使仙巢來示曰此花之名未知詳也以鄙意錫
之紅雨桃紅雪櫻是意如何願聞印可也余以
一絶示之
芸〻萬物本無情物豈稱吾真姓名觀物只應觀表

思背將紅紫定桃櫻

獨坐思歸

爲客經年益苦吟五臺頻憶閑東林青月松文室有歸
計碧落暮雲不生遠心蕙悵焚香山欲瞋鶴聲回夢月
初沉仍思視 聖千秋重兩過浣河春水深

馬島客館寫懷

老去嗟吾不丈夫慕 朝命遠乘桴折腰暫遂羈
靡計生聚何年定沼吳

本法寺夜坐

旅館寥寥繞錦屏夜深沐咲坐獨惺惺清宵一雲五盃一天河

吟微月西沉欲五更

贈柳谷

流落蠻荒遠鄉關在夢中死生元有命何用嘆途窮

次承兌韻

世間何處覓藏舟天外從山去路脩一片孤帆滄海遠白頭空恨此生浮

本法寺夜坐

心月高明色轉鮮悲花王立且孤壁神燈有省生精彩眼空無花院障緣禪為南宗裔戈甲詩從此野奪新篇松原一派知君在更有何宗往日邊

見梅

自是氷姿雪下荄暗香踈影月明時可憐昔在揚州
閣驛使何勞種此涯

白雲寺

洞裏春晴唯鳥啼碧雲微逕亂峯西一僧何處募金
奈渡一溪橋又一溪

孤舟行李指山城鯤海鯨波渺去程獨倚月明無別
意五千里外北歸情

夢見友人

一自昌蔡泉下歸太顛相識世間稀扁舟一入天池

外怊悵無人寄遠衣

贈日本圓耳禪師三

歸家活路莫遲留直透威音那畔依鑑物冲虛無所住回機寂照有來由頂門具眼如天主肘後懸符似國侯混世度生遊幻海駕舡無底任波頭

參禪須破祖師關特雷聲龍蟄闃直得驚天動地去此時方得到家山

客路逢新歲寒棲海國春朝來攬明鏡白髮是何人

贈倭僧兼用旅情

春去芳菲綠滿[illegible]公向步中青遶知萬二千峯

夜海月依前照玉屏
深院寂寂閑小庭容愁春盡草青青等閑得此飛来
句吟罷相思倚錦屏

別仙巢

聞飽聲名已十年浮雲聚散却悵然禪窻雨過花如
霰客舍春深柳似烟人事每違真夢幻浮生一會好
因緣他時倘遂重遊計皓月金沙奏沒絃

次承兊韻

江樓院裡惠休師利物多方語帶悲馬祖豈迷山鬼
泣德雲能散野狐疑對機舒卷如雷震濟世緇經比

繹絡退齋空嘶遠遊子寸心留待再參期
遊子扁舟渡海山遠尋方丈問禪關明朝却向無雲
去孤夢猶應此地還

贈日本僧二

本自無生無滅時阿誰下捧又誰治春深紅入桃花
蘤更向高枝笑展眉
百億分身無定時隨緣作主大家治鶺鴒上下春風
外何處聾兒不解眉

達磨後品

玉毫收彩已多時敎世頑愚未可治茶毘後品難陳

訛泣盡松雲白雪眉

達磨到金陵

艱得貧家鉏斧子有懷誇富到金陵自慚不售崑崙市一葦西杭十月氷

留形應方

度生遺訣未嘗忘留得枯形應萬方伏虎降龍雖活策適逢黃蘗却蒼黃

次元信韻二

聚散皆因宿有緣海東那料此同筵春亭烹進仙茶飲青草烟花滿眼前

欲把黃庭問神訣遠勞栞海欵仙扃喚沙彌進茶三
琬東院宗風古典刑

次宿蘆韻

赤肉團前無面目誰持皂骨畏開皮看來已是不着
忍況用中書描畫伊鯨怒飲乾滄海水月明露出珊
瑚枝翻身直把露刃劒一世佛祖誰敢窺

贈參玄人三

夫子不言處淨名無語時雷聲動天地礩石吹塤篪
對馬州東夜馬臺客舡明月遠帆開梅花公案提持
去此野祠前請益來

涵許徑山範詩傳北野坤服膺嵩嶺宗長興自家親
對物雖多興觀空已悟身能今遠遊子同賞花園春

次李進士韻

相見不相見千里楚江潯積雨空林夕多愁野鶴心
古塘烟草暗城對暑蟬吟倚柱縈回首濕雲生遠岑
作客京華久不歸黃塵擾擾污荷衣幾回擊鼓無絃
曲惆悵知音世所稀

題畫帖八

童子抱琴服老生携杖黎人家定何處應在亂峯西
古木青林路蒼山落日時携琴何處去知有故人期

白雪遥天暮寒雲古木中青驢獨歸客簑笠是誰翁

碧海烟波遠孤舟帆影邊寺深千嶂裏僧過夕陽時

寒山指頭月萬古在天心多少傍觀者徒勞紙上看

蘇武天山雪看羊十九年歸來典屬國夜侖白龍淵

霜檜誰家對半天風雨寒九泉無曲折知有蟄龍蟠

當時供奉子啼月夢山雲盜酒無人縛騰跳亂叫羣

四溟堂大師集卷之七終

往耶向所謂不道之道不德之德惟師之所深知而所施行者也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嗚呼生者死之徒生而不死可得乎道德經云死而不亡者壽也其然耶不然耶師之告寂也宣其前哉闍維之日八衆雲臻哀慕顛隕倶興如喪之嘆有道者之去世也海邱是故也立浮屠建影堂者非師之本意也其亦在西山門下與師同爲

書入者積有年矣余竊見遊墨矣其蛇蜒
有峨洋焉淮畱奏嗚呼痛哉非夫人之為
觴其誰哉師所著雜錄皆隱櫽不經意而
信筆揮之如荊山人之抵鵲也門人惠錄
等亡失之餘僅得若干篇鳩工繡梓請余
爲序忘其不文姑叙其始末而其黃絹幼
婦之辭以俟作者之君子旹
皇明萬曆壬子孟夏哉生魄雷默堂謹題

夫大道不道而得之則人天之上德不德
而行之則人上之之孰能知不道之道不德
之德而者乎人無也哉吾師也風韻風儀
妙年出家法諱惟政字曰離幻四溟鍾峯
其軒號也生於嶺南長於溪社方丈蓬萊
妙香諸山皆平生遊歷處也晚年得法於
西山大師回車復路頓覺前非甚語繪蓋適
無言之爲喩從此囊話龍關以理自勝人莫

詩以知焉遭値 國運之否海賊匪茹侵
掠三京 鑾輿霜露 廟社風塵普
天率土莫非王臣則呼云哉劒從軍思報
國恩抗賊出入自稱秋雲以示我爲辞以
無善爲事行無狂攙無磨仍無敵執無二
八年壬戌白刃交前視死若生可謂不動
心也 奉使日本波濤洶湧指顧不言厭
土風扇畢竟安並泰而還不曰執之象而

有明朝鮮國慈通弘濟尊者四溟松雲大
師石藏碑銘幷序
自象教之東被三韓也教律並倡圓漸分
門數千年來蒙伽黎者人人各自誇握牟
尼之寶矣唯敎斗江月獨得黃梅宗旨拈
爲禪門之冠鉗鎚一震萬人皆靡俾迴[illegible]
妙心正法眼藏秘傳於青丘之域豈不[illegible]
哉普濟五傳爲芙蓉靈觀而淸虛老師爲

入室弟子並其義觀妙悟有出於前輩寔道
代之臨濟曹洞也厥後嗣法者不無其人
而緇門盛推四溟大師謂可繼西山之傳
玆篇幾乎哉師名惟政字離幻四溟其自
號也其先姓饒目夢駕白雲攀黃鶴金人
躡萬仞高臺則有仙老踞其上即頂禮覺
而誕師生而聰穎崇然不類常兒稍大一不
弄弄皆羣童嬉游川上則或圍沙爲塔壘

而爲佛家採花拾栗爲誦供一日見習者
叟起大驚聚栗燬之投諸淵中羣童感之
咸以爵戕栗置師前師令餉甚掬窒手以
耶鄉諸老見而異之七歲其王父講以史
許明曰學者之業貴歟賤歟若貴則當學
之不倦乎王父曰世間事無貴於學古今
聖賢皆由學就其敢忽諸曰若以聖賢之
心爲業則貴矣違是則賤也世所學多富

文之說而必成人之訓槩可謂貴乎曰咸
人害人不在空言維係心之善否設言至
衰師力學不懈十三學孟子於黃柳村訥
齋一夕覆卷歎曰俗學賤陋世緣膠擾豈
若學無漏之學乎即投黃嶽山直指寺禮
信默和尚披剃初閱傳燈錄宗熟己悟真
旨諸老宿皆乾顏焉辛酉中禪科華聞譽
第一時學士大夫詩人如朴思菴李鵝溪

高霽峰崔鸞運許義淑林子順李益之之

葉咸興之驪唱和詩翰傳播詞林人以為

美談嘗與荷谷約一覽韓文晁錯篇誦之

不錯荷谷丞以手寫本償之奇高峰曰特

此自足則學必不進可惜虛費狂功矣師

球神受教勤苦不少懈已受四子於蘇齋

相又學李杜詩自是文章日益進而內典

千函亦盡涉獵方袍習笠墳者雲集山門

矣乙亥歲以空門衆望住持禪宗告辭拂
錫而去入妙香山始受益於清虛座下老
師提醒心地直授桩宗師言下大悟即掃
薙群言斷除聞習從前游戲詞家懺為綺
語一志於安心定性苦行二載盡得其正
法戊寅別老師向楓嶽結三夏於報德寺
南遊八公山清涼大伯諸山丙戌春到沃
川山上東菴一夜驟雨庭花盡落師忽悟

無常招門人語之曰昨日開花今日空枝人世變滅亦復如是浮生若蜉蝣而虛度光陰實爲務悶汝等各具靈性盡反求之以了一大事乎如來在我肚裏何必走外求而蹉過日時耶即散門徒獨入禪室杜口結跏趺旬日不出窺之則兀若塑人已丑往五臺山靈鑑蘭若誤絓逆獄拘于江陵府儒士輩訟其冤得釋庚寅遊楓嶽又

結三夏壬辰夏倭賊闌入嶺東至楡岾寺
時或云我人爲導師曰若賊難以書諭倘
有義人則亦可譬解率十餘徒直入山門
賊悉縛之獨師至中堂則頭倭知其非常
待以賓主解其徒師書以往復諸倭敬服
指送山深處師語門徒曰如來出世元爲
救護衆生此賊張甚恐肆殘害吾當往諭
狂賊俾戢凶鋒則庶不負慈悲教也即飛

鈔入高城則賊將三人俱加禮遇師以手
勒其勿嗜殺則二將皆拱手受戒撓三日
設供出城西之九郡之得免虜劉者蓋師
功也　宣廟西幸抗義陳慨語諸僧曰我
等生居國土息食優游閑有年紀者秋毫
皆　上力也值此艱危其忍坐視即募數
百僧歿赴順安則諸義僧皆來會有衆數
千矣時淸虛以　朝命総攝諸道僧兵辭

以龍驤師自代遂統大衆從體察使柳公
成龍脇同天將明年正月破平壤走行長
因隨都元帥權公慄下嶺南駐札於宜寧
頗多殺獲　上嘉之授堂上階甲午春劉
綎兵縂命師入金營論淸正凡三返盡得
其要領正問朝鮮有寳乎師應聲對曰無
有寳在日本何謂也曰方今我國以若頭
視寳是在日本也正乃驚歎　上招詣內

聞備問平生 下教曰昔劉秉忠姚廣孝俱以山人建立殊勳名流後世今國勢如此僉若長髮則當任之百里之寄授以三軍之命矣師謝不敢而退 上以武庫鎧仗給之師返嶺南留兵掎擊連築龍起八公金烏諸山城屹爲保障各餉儲胥然後即上印綬戰馬以尺籍納于備局抗章乞閑 朝廷敦諭不許丁酉冬從麻提督責

入島山戊戌又從劉提督入曳橋皆有首
功前後備餉四千餘石器甲萬計 上嘉
之特階嘉善授同知中樞府事辛丑築釜
山還內隱山癸卯承 命來京甲辰奉
國書往日本諸倭相謂曰此說寶和尚耶
自馬島抵其都諸大帥皆信受約束緇流
麇至願受教師一一指迷即皆頂禮稱佛
及見家康備言兩國生靈久陷塗炭吾因

旨濟而來康亦歸心釋教者聞而發信心
欽之如佛克成和好而歸因括回被擄男
女三千五百自備穀餉之還渡海乙巳復
命 上嘉其功就加嘉義階 賜御馬紵
絲表裏以奬之時淸虛已示寂師便入妙
香山禮眞影塔仍守制普賢寺丙午春領
營繕軍董法宮役結茅三江洞丁未秋乞
骸還雉岳山戊申聞 宣廟諱音抵洛奔

哭因得病甚苦今 上欲令備湖西醫丞
獲應 命入伽耶山調治 上屢賜御藥
庚戌秋 上念之欲其就醫京山令方伯
敦遣八月二十六日師大會諸禪那告曰
四大假合今將返眞何用屑屑往來勞勞
幻軀吾將入滅以順大化也遂趺坐悠然
而逝十一月二十日門徒舁蛻骨茶毗於
寺之西麓祥光燭天飛鳥悲噪於是麓頂

教之一具眞元石鐘藏之村寺樹碑於其地云
師俗姓任氏豐川望族也曾大父孝昆文
科官掌樂院正曾守大丘因以家襄陽生
幼學宗元宗元生校生守成守成娶遠識徐氏
以嘉靖甲辰十月十七日生師享世壽六
十七法臘五十七 賜謚曰慈通弘濟尊
者師少日多所著述在我仲氏荷谷處並失
於兵火門人裒其傳誦者爲一卷以傳吾

者嘗其淸贍云嗚呼師之生當傲穫之代
偪側戎馬閒與國家捍强賊卄六於宣揚法
室振刷遂徒蓋末之暇淺之乎知師之有寃
窮其之諱筏而徒區區救世爲夫也知善
魔濟難是渠家功德而摩詰無言古之入不
二法門又奚用曉曉立訓乎不後雖儒家
者流以翁兒之交知師最深試問今世讀
牧牛江月之道脉者於吾師其誰後之有

所之者仍係之以銘曰
維薄伽梵倡法竺乾涅槃妙心燈以燈
傳真丹之東逖我三韓疇承永朋江月
獨圓嗣其末照西山最先慧炬最明智
鏡胄懸于子上是其揩百千只謂鍾峰
能發逸川鍾峰之教廣濟無邊備修衆
善不涤羅緣卷而瞭之瓶鉢蕭然出而
用之施戢在前攝魔接君邦賴不顛竇

袍金章　寵若浮烟茫茫若海東浸夷
亶後我悠航格彼菌頑環觀卉服如渴
赴泉既奉約束王略克宣國難甫野歸
興愈思翩恩乞幻軀以養殘年法宮董旅
因疾虢便優游紺宇偃息青蓮庶享大
耋益頃重玄云胡僊獨遷集人天嶽摧
[illegible]持河涸泥連瓊毫闕彩金相失妍寂
[illegible]而樂眛者殇連烝武苑徒募化緇錢

塔廟以報師恩佛恩虹流之隩象設興
爲顯力所弘銷刼不騫謳頌勿替琬琰
斯鐫頭陁微笑摩詰無言立訓顯化二
俱蹈筌無諍三昧可實可權明明日月
萬古長鮮

有明朝鮮國慈通廣濟尊者四溟堂松雲

大師行蹟

門弟子方丈山人海眼撰

謹按賢刧第四尊娑婆之界四天下而雙林演化獨在於閻浮天竺二十八祖大海之內三千洲而隻履授機首來於震朝萬代之依憑有所卽時之度脫無窮千壹實條綱東聖孕允乎一面古鏡光中師也

第也或有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甘心大易
之無悶好是中庸之不悔或有風神擧擧
脚跟遍於十洲三島氣岸雄雄目光射於
五湖四海至於方袍徇國香齊生民縱辯
懸河噓枯吹生直佩佛祖之印踏殺圓首
之義橫際天之波濤弄吞舟之鱉鼻風壓於
搖之風力擧垂天之羽翼者其爲器局莫
超絶特有不得容言者矣萬曆三十八年

庚戌八月二十六日濟下来孫伽耶山回
演堂崧雲大師入寂法諱惟政字曰離幻
俗姓任氏豊川望族也曾大父孝昆文科
官掌樂院正曾守大丘仍以家寓城生幼
學宗元宗元生校生守成守成娶達城徐
氏徐氏忽一夕在中饋因假寐夢見黃犢
金人棄白雲上高臺磬折於老仙翁仙翁
微笑曰此是菩海上長年三老胡爲乎来

禮入耳之頃邃邃然驚覺若久飢而一飽如有失而還得瞿瞿如也寒栗生體自爾笑不至矧未敢噫噫父仲者過朞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十月十七日生爲我 中宗誠孝大王三十九年也生而岐嶷迥異凡兒聚沙畫壇摸搽像塔採花爲供掌合趺對路逢捉鱉者拾栗價之放諸深淵見者異之七歲王父代以進訓莫不精詣跨一

曾從有曰九流下說曰儒道世與豈是兄
覺法寺通授黃嶽山直指寺信默和尚講
下已悟禪旨辛酉中禪科一時學士大夫
如朴思菴李鵝溪高霽峰崔嘉運許美叔
林子順李益之之輩咸與之酬唱傳播詞
林石川黃柳村亦爲之嘖嘖焉乙亥歲以
宗門不理住持禪宗即拂衣入妙香山普
和宗於清虛大師言下大悟升堂入室見

懸神鍾靈海波中方之舟之泳之游之恰
三年時還金剛山結三夏於報德寺南邉
八公齋祭大伯諸山丙戌春到沃川山上
東菴一夜驟雨五花落盡通流瀉以長大
息翁請介紹曰詩書三萬軸經論五千函
拴老列諸家藏言心字而已吾伊上曰訊
學學尊君歸心於一太極之上天下人
之初一句子之鄙呼更鄙呼矣卽教門之

[illegible]宛禪窟者向有餘日己丑遂往五臺山
靈鑑蘭若誤結逆獄逮于江陵府諸儒士
爲之訟其冤得釋庚寅遊楓嶽又結三夏
壬辰夏倭賊猖獗殺氣憑陵到於嶺東已
入榆岾寺師與門徒若干人書以往復譬
解凶鋒則數有效服之色即飛錫入高城
以書勸其勿嗜殺則賊將三人拱手聽戒
元郡之得免虔劉者蓋師之慈悲力也

宣廟西幸都城失守只見斑衣陸梁之影大師齰齗戟手抗義募集與數百僧亟赴順安郡諸義僧皆來會有衆數千矣時淸虛大師以 朝命總攝諸道僧兵辭以老病薦師自代遂統大衆從體察使柳公成龍與天將爲之後先以助著恝之勢明年正月破平壤之衙長因隨都元帥權公慄下嶺南留陣宜寧斬獲頗多 上嘉之甲

年泰授折衝將軍僉知中樞府事劉揔兵
綎命師入釜營諭清正凡三返正問朝鮮
之寶大師對曰近年朝鮮無以為寶准汝
頭以為寶正聲節驚嘆　上遣命詣內備
問平生　下教曰爾以山人奮義討賊至
於出入賊窟備經危險予用嘉焉昔劉秉
忠姚廣孝俱以山人建立殊勳名流後世
今國勢如此僉若長髮則當委以百里之

寄擭以三軍之命矣大師合爪甲揮涕泣
而謝曰 主上殿下既許芻狗以防盜沙
門小臣敢不稱之以耐久 上以武庫鎧
仗給之師逐嶺南留兵秋擊連藥龍起八
公金烏諸山城屹為保障各餙儲胥然後
即上印綬戰馬以又籍納于備局抗章乞
閑 朝廷敦諭不許丁酉冬從麻提督貴
入島山戊戌又從劉提督入曳橋皆有首

功前後備餉四千餘石器甲稱計壬寅秋
陞嘉善大夫同知中樞府事父 贈嘉善
大夫漢城左尹辛丑築釜山還內隱山癸
卯承 命來京甲辰春 國書往日本諸
倭相謂曰此是說寶和尚耶自馬島抵其
都諸大師皆信受約束緇流麇至頂受敎
師一一措送即皆頂禮稱佛及見家康備
言兩國生靈久陷塗炭遂亦歸心釋敎者

也聞而發信敬之如佛迄成和好而歸因
括回被擄男女三千五百自備穀餉之而
還乙巳復 命 以陞嘉義大夫行龍驤衛
大護軍父 贈資憲大夫刑曹判書母
贈貞夫人祖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
旨兼經筵參贊官祖母 贈淑夫人曾祖
贈通訓大夫通禮院左通禮曾祖母 贈
淑人 賜御馬紵表裏以奬之時請虛己

聅寂師便入妙香山禮其影塔仍守制普
賢寺丙午春領營繕軍赴法宮役結茅三
江洞丁未秋亡骸還雉岳山戊申聞 宣
廟諱音扺洛拜哭因得病莫苦 令上欲
令備胡亟陰不獲應 命入伽耶山調治
上屢賜御藥庚戌秋 上念之欲其就醫
京山令吉伯敦遣饍月月餽之六日大會
諸禪那告曰四大假合今將返真何用屑

骨往來勞此幻軀吾今入滅以順大化也
侍者浴身熱然長往盡報也六十七禩臘
顯鶴歸者五十三夏三箇朔暢月二十日
荼毗於寺之西麓祥光燭天飛烏鶖噪於
是聳頂珠一具鑿石鐘藏之樹窣堵波於
其地自餘學四子李社詩於鮮齋相公發
事道人之饒事非所以發後學故不盡述
焉或傳光日下或散迹湖山　凡重述[illegible]

二里馳識笼檢數數影綴碧溪則悲之[illegible]
與也歟嗚呼適來之時行化也如彼適去
之時㱆順也如此法楺摧折夜壑藏舟壽
永潛流潮波汩起艘紛紛嬌矯亢亢各守
已見自高者多微我師吾誰與歸莫食[illegible]
好音倫香撿鼻改赤斑犄頭角者又不知
其幾多秪如小弟子濙眼為石嶺望湖亭
邊末席下纖淳者也而大師之室中節適

弟子惠球再獻等與八表覺侶相爲之議曰清虛是能仁六十三代臨濟二十五世直孫也永明則法眼宗也牧牛子則別宗也江月軒則分派於平山李碑中吾師之傳於臨濟昭穆井然若後世盲聾乎智者愈久而愈僣無乃有駭耳目者乎以海眼雖之外孫[illegible]白且有董狐直筆持其李碑再三爲請故越三十一年蒼龍龍集白

龍月射兔日謹書

嗚呼惟我西山四溟兩大師實禪家之宗而
道流之表也其傳法淵源造詣淺深有非後
生之窺闖其爲一而說者已能詳之矣其所
著作雜錄之隨遇而吟詠者不知其幾許篇
章而或遺失於兵火中僅存於掇拾之餘者
一毫芒於泰山耳當時門人輩相與蒐正於
詞林伯謀諸務鋟印布於世則耀禪詞讚師
雖非兩大師素願可見文章之緒餘矣不幸

歲久頗本刊缺使掉映乎一世膾炙乎萬口
者遂龍淵藏而無傳則兩大師德業之發於
文辭闡者無所尋逆而闡其微旨豈非繼往
之樂惜而爲將來之善也耶茲與若干同志
募計於山之負鳩工重刊永圖不朽噫天道
周星理有往反斯文興喪或者有待後之覽
者亦將有感於此也歟

戊午仲秋　日門人公峰山人性一謹誌